

■工友情怀



火焰车

□朱宜尧 文/图

太聪明所以失败。很多人都败在了聪明上。

聂宝利,不“聪明”,傻大个儿,一天吭哧吭哧就知道干活。

先前在轮旋组,旋修轮对,车体组缺人,他主动请缨,同事说他脑袋进水了。

车体组更换竹地板,棚车运输都是石灰、火碱、水泥等,风钻的力量很大,几个眼儿钻下来,棚车里面暴土扬长的,衣服上瞬间“镀”上一层粉尘,简直就是一个“粉尘人”。

夏天棚车内高达五六十摄氏度,简直就是个怒目眈眈的“火焰车”。聂宝利全然不顾,攀上攀下,钻进钻出,衣服从来没干爽过。而且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,干得最来劲。夏天没少起热痱子,好了又犯,犯了又好。

制连组缺人,聂宝利又调到了制连组。制连组虽然不是暴土扬长跟火焰车打交道了,但是在车体下面工作,是最脏的班组。他一米八二的个头儿蹲下来费劲,经常磕碰伤,有次划伤发了烧,烧到39度多。

爱人劝他,换一个班组。可聂宝利说领导信任咱,不能伤了领导心呀!

两年后,再次临危受命,调到转向架班组。

外面传闻,聂宝利干啥啥不行,哪个班组也待不长。聂宝利

心里憋着一股劲儿。

那年技术比武,没人去,领导落实不下去,又找到聂宝利。聂宝利也不愿意去,这大热天就在太阳底下练功,可真够人呛的。可琢磨来琢磨去,不好驳领导面子,还是去吧。

聂宝利的优势显露出来,落成车检查所有岗位他全干过,而且特熟练。聂宝利又特能吃苦耐劳。太阳暴晒过的车体,简直就是“火焰车”,肉皮一贴上,像砧板上的肉,刺啦一下,烫了个激灵。每次训练,只要秒表按下,哪怕他再疲惫,再腰酸背痛,都像一根铆足了劲儿的弦,立刻来了精神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当年技术比武,聂宝利获得了落成车单检第一名的好成绩。此后连续四年均技术比武第一。后参加中国铁路总公司比武,再次夺得第一名的好成绩,获得“火车头奖章”。如今,又被评为局“工匠”,负责段落成车整体质量工作。每年发现大小故障500余件。

火焰车一入库,很多人唯恐躲避不及,只有聂宝利对那种热无所顾忌。聂宝利说,他查的是故障,只要把心思集中在检查故障上,根本感觉不到热的存在。

聂宝利经常汗流满面,他很少去擦,目光如炬,裂纹无所遁形。

舅妈的幸福生活

□韦耀武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我小时候最喜欢去舅妈家。舅妈家在一个大山顶上,当年,舅舅的祖上为躲避战乱搬去那里。那里不通路,爬上那座山才能到舅妈家,去一次要走五六个小时。

尽管每次去都很累,但我仍喜欢去。每次一到舅妈那儿,舅妈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,在我身上比划一下,说,哟,武子又长高啦。然后,舅妈会拿出一个鸡爪,我迫不及待地接过去,塞在嘴里大嚼起来。

鸡爪在我的家乡叫哈钱手。平时家里来客人杀了鸡后,舅妈就会把鸡爪留着,先风干,再秘制。舅妈做的哈钱手,别有风味,带着一股干腊味,有嚼劲。我喜欢去舅妈家,一多半为的是哈钱手。

读高中以前,我每年至少要去舅妈那儿一到两次,读高中后去了县城,离家远了,加之学业重,仅在高考后那个暑假去过一次。再后来去了外地读书和工作,再回老家每次都匆匆忙忙,没再去舅妈家。

舅舅是我大四毕业那年离世的,舅舅去世后,舅妈搬离了他们的家。那个地方太闭塞,没有水,不通路,没有电,曾经100多人的村子,1990年时,搬离得只剩不到10户。

舅妈先是搬到了10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,买的别人搬走后的旧房,房子不贵,只1500元,还

有1000元是四处借来的。住了一年,别人给表哥介绍个对象,女方是二婚,招表哥入赘。

表哥当时28岁了,谈过几个对象,都是女方来了一看扭头就走了。表哥一咬牙,舍了这房,带着舅妈一起把自己“嫁”了过去。

在别人家总有些低三下四,表哥结婚仅一年就离婚了,舅妈和表哥从那个家出来,搬去了另一个地方。

这以后,舅妈又搬了好几次家。搬一次家穷三年。2000年我回老家过年,问到了舅妈的新址,特意去看她。

舅妈明显地老了,才50多岁的舅妈已是满头白发。家里也是徒有四壁,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不知是从哪儿淘来的二手抑或是三四手货。

舅妈因为是外来户,在当地没有田地,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表哥表嫂外出打工挣的钱。舅妈留我吃饭,我还想着哈钱手,想问没好意思开口。

我给舅妈留下1000元钱。临出门,舅妈拉着我的手,双眼噙着泪,一个劲儿地说:“耀武啊,下次回来一定要来看舅妈啊,舅妈这多年没看到你了。舅妈穷,身体也不好,你不来,谁知道舅妈这一生还能不能再看到你啊!”

再一次去舅妈家是去年春节,舅妈搬了新家。新家是镇里

统一规划的新农村,别墅似的二层小楼,装修很漂亮,一点不比城里差。

家里水、电、气一应俱全,村街上安装了路灯,村委会办公楼前有个休闲广场,还有各种健身器材,舅妈和村里的老人们每晚都要去跳广场舞。

舅妈再不是2000年我见到的那个舅妈了,她神情开朗,乐呵呵的,看起来年轻多了,头上还没了白发。

说起现在的好日子,舅妈就一个字:“好!”

表哥和表嫂在外打工多年,表哥早已成了技术骨干,一年工资有10多万。两个孙子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。舅妈每个月有100元养老金,虽说不多,但舅妈很知足,“我一个农村妇女,自古以来,谁给农民发过钱呢?政府没话说!”

从舅妈身上,我看到的有岁月沧桑,更多的是改革开放40年,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,人民满满的幸福和喜悦。

鲁迅与萧红的深厚友情

□夏爱华

萧红师承鲁迅先生。在写作上,是鲁迅先生引导她积极关注黎民苍生,心系当时的时代与社会。这使得她的作品更多地浸透着深沉的心灵思索,具有深刻的批判力,这与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极为合拍。因为同时兼具外来文化之影响,因此她的作品也极富张扬的个性。

萧红初到上海,人生地不熟,鲁迅便告诉她,要警惕上海街头各种形形色色的骗子,千万不要上当。经济紧张时,萧红曾开口向鲁迅先生借钱用于生活开销。鲁迅先生爽快地答应了,写信让她来取钱。她来了,鲁迅先生便让许广平多做点儿好菜请她吃。吃完晚饭,鲁迅先生送她出门。握手道别时,不动声色地悄然把钱塞到她手中。鲁迅的体贴与周到,那样顾及她的自尊,使她在无比感激的同时,更对鲁迅先生充满了敬仰之情。

因为在上海举目无亲,萧红很自然地就把鲁迅先生当做了亲人,成了鲁迅先生家里的常客。鲁迅先生家里来客人的时候,萧红便和许广平一起做饭,包饺子、包韭菜合子,烙葱油饼……两个女人一边做饭一边闲聊,相处得非常融洽。而鲁迅先生也极其爱吃萧红做的北方饭食,这使萧红非常开心。

1935年5月2日,鲁迅与许广平及海婴到萧红家去看望萧

红。这对萧红来说,真是喜从天降,比什么都珍贵。鲁迅与萧红谈论文学,笑声爽朗、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。萧红想请鲁迅吃饭,但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饭食。正在犹豫之际,鲁迅先生说,走吧,我请你去外面餐馆吃。我们可以一边吃,一边继续谈论文学。萧红闻言,感动不已。鲁迅的洞察力和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,温暖着萧红的心。

告别鲁迅先生,回到家中,萧红就一头扎进稿纸堆中勤奋写作。几乎是夜以继日,只用了10多天时间,就写了41篇散文,即1936年8月结集出版的《商市街》。她觉得只有不断写出好作品,才不辜负鲁迅先生对她的厚爱与期望。事实证明,萧红的确是鲁迅先生没有看错的很有希望的女作家。在与鲁迅先生相识之后,萧红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散文体小说《呼兰河传》。

鲁迅先生去世后,萧红无比悲痛。抱病写下《记我们的导师》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《鲁迅先生生活散记》等文章来纪念鲁迅。她的这些文章,皆被世人称为“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

写得最好的作品”。

1942年1月,旅居香港的萧红因病住院。因庸医误诊,导致病情愈发严重。预感来日无多的她,临终前曾留下遗言:“死后请将我安葬于鲁迅先生的墓旁,好让我在九泉之下能够时刻聆听恩师的教诲。”可惜,在她死后,因种种原因,她的遗愿没有实现。她在碧水蓝天的浅水湾长眠了多年,后来在广州“定居”,直到今天。

萧红与鲁迅先生,年龄上相差30岁,完全是两代人。他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,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,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两个人因心灵、思想、人格、个性、趣味爱好等方面的相通与相知,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萧红从鲁迅先生那里不仅得到了慈父一般的关怀和爱护,更是得到了导师般的鼓励与引导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扶持与影响,萧红是根本不可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的。她与鲁迅先生的关系,既是师生,亦是朋友,并且宛若父女,堪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: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,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,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(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,800字左右,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)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,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(每篇800字左右,要照片)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,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,800字左右,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,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(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书海掠影

